

随笔

乡下的月亮

李波

聚,更是一次家人畅所欲言的思想交流。清风中,月光下,亲情在月饼清香中交融着。

尤其记得,年幼时精力旺盛,家里的座谈会结束后,我还要邀请小伙伴们到自己家,或向长辈请假去小伙伴们家玩一会儿。三五个小伙伴,上到平顶房上,在房顶铺一张凉席,想坐就坐,想躺就躺,吃着家人剩下的月饼和瓜子,讲着自己的秘密,开着别人的玩笑,望着晴朗的夜空中明亮如斗的圆月谈理想,数着月亮上清晰可辨的环形山比视力,友情在谈笑风生中升华。

而今天,我住在城市的一个方格里,脚下是楼板,头顶是楼板,窗外是另一座楼房的墙壁。

晚饭后胡乱吃了几口月饼,我想到楼下看看今晚的月亮。新闻上说,今晚七点三十分月亮最圆,“十五的月亮十五圆”这种情形再见到要到八年之后了。

楼下静悄悄的,一个人也没有。周围是一幢幢的楼房,只有少部分格子里透着昏黄的灯光,大部分人家的窗户外都是黑漆漆的。仰望天空,哪里有月亮的影子?楼房的顶端连在一起,只看到不规则的灰白的夜空,我真正成了一只井底之蛙了。

走出小区,到马路边看看吧,那里的视野应该开阔些。

马路上车水马龙,一辆辆汽车瞪着明亮

的眼睛疾驰而去,一辆辆电动车萤火虫般穿梭其间。路边的烧烤摊前烟雾缭绕,饭店门口一桌桌食客喧喧嚷嚷。路两旁林立的高楼把道路变成了一条胡同,街边无数家门口的霓虹灯竞相闪烁一直延伸到远方。西餐厅里隐约飘出轻柔的乐曲,一对对中青年男女在甜蜜的觥筹交错。

找到月亮了!“胡同”的尽头,灰白的夜空中,它静静地出现在一座高层的楼顶上,像一张受了委屈的胖女人的脸,圆圆的但边界模糊像是几天没梳洗,红红的但灰白相间像是晚妆没卸净。我移动脚步,脸庞在一个个楼顶的缝隙间闪现,怨妇般如影随形。

我逃也似的回到了家,我讨厌这毫无美感的城市的中秋月。

“城市没有中秋节”,我脑海中出现这个判断却又觉得不妥。城市人是多么善于营造节日氛围啊,每个中外节日你想忘都忘不掉,想躲也躲不开。但我总觉得城里的每个节日都失去了那个节日应有的感动,它只会让你感到囊中羞涩,它只会让你感到浮华背后发自内心的失落。是我还没有融入这个城市?是我已落伍于这个时代?还是我对美的追求过于苛刻?

不管怎样,我是开始怀念在乡下过中秋,吃月饼,看月亮的时光了。

人间四月天

付秀宏

鹅黄绽绿,浮莲现生机。一树一树花开好,恰是燕在梁间呢喃时。人间的四月天——是爱,是暖,是希望,最是妩媚的心情!

绿轩窗下静听风,红树丛中笑嗅花。这样的时节,最适合择一处静谧的地方,看黄牛啃第一口春草,听青蛙第一声鸣叫。很是喜欢这明媚温暖的四月,一切都是那样祥和,微风轻轻拂过,丝丝温暖涌上心头。

人间四月天,一张张笑脸点亮四面春风,一簇簇春意着侈着八方光艳。恰如林徽因所言“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,黄昏吹着风的软,星子在无意中闪,细雨点洒在花前”,四月是一年最怀春最优雅的月份。万物浩气,风景暖透,瓜豆落种,小绿如油,洗履踏青。淡一世心境,晓看红湿处;暖一寸春梦,晚读青烟浩淼。

人间四月天,待在屋子里是不会有什麼暖意的。每一桩开心的事儿都发生在外面的世界里。野外的花丛中,藏着布谷鸟,“咕咕咕”的叫声到底是作词还是作诗,乍一听,好像它们就是“四月好声音”的冠军。城市道路两侧的花墙、花树着靡地开着或大或小的花朵,空气中飘浮着芬芳馥郁的气息,乍一闻,好像“燃烧的热情”中也透出一股花谢的薄凉。

人间四月天,在众人心仪的风景里,独自清雅而悠然,是兰花的淡香。它从隆冬的荒凉和落寞出发,从初春的怀疑、沉思处转弯,有一种经锤炼能抵达的淡定和从容。四月天,将人声、人之足迹、人之自然心捧在春的魔盒里面,此时看花开花落,看雨丝飘拂,看丽日晴好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“三月惊蛰虫儿笑,四月谷雨雨气旺”,我始终相信四月是只给生命开了一扇小小的窗,我们期待的健朗就在不远处,我几乎可以闻到夏天的呼吸。四月不在唐诗宋词里,也不在散文小说里面,而是真实地存在于大自然中。

四月是人心灵上的天堂,很多蛰伏老屋的人也都走出来,抖落身上的寒气,大口大口地吃食着阳光。四月里的每一朵花仿佛都在对人微笑,每一株草仿佛都给人带上祝福,每一声鸟鸣仿佛都是为让人聆听才来到。四月温暖而跳跃的情愫,让人的热情和草木一起复活。即便心神不定的人,也爱站在阳光底下,看柳丝垂落在湖畔的美丽,聆听音融入潺潺流水的清雅。

四月似一面人与自然镜子,有着绵绵不绝的内容和深蕴,每一阵笑语,都是一卷画轴,每一个心念,都是一个传奇。



童趣(国画) 王一友

文苑精英

才女潘素

王吴军

潘素生于1915年,字慧素,江苏苏州人,是一代才女。

关于潘素的身世,至今仍然扑朔迷离,难以定论。张中行在《负喧琐话》的“张伯驹”一篇中说:“这位女士(指潘素),有人说是清末大名人潘祖荫的孙女,青春时期流落武汉,后归张伯驹,学画,到晚年成为名家。”张中行在这里说潘素是潘祖荫的孙女。1939年,张伯驹到上海处理银行的一些业务,遇到了潘素,当场为她的风姿而倾倒,惊为天人,并且,张伯驹当时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:“潘步掌中轻,十里香尘生罗袜;妃弹塞上曲,千秋胡语如琵琶。”赞颂了潘素的才貌之美。此后,张伯驹和潘素结为伉俪,两人如胶似漆,琴瑟和鸣。但是,《民国四公子》一书中却说潘素并非是“流落武汉”,而是在上海“大张艳帜”,有“潘妃”之誉,红得发紫。

关于潘素的个人身世,留待考证,但是,潘素是一个才女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里说说潘素为曹雪芹作画的事情。

1963年,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,当时已是张伯驹夫人的潘素特意挥毫泼墨,画了一幅《黄叶村著书图》来纪念曹雪芹。张伯驹为这幅画题词:“斜阳衰草暮云昏,黄叶旧时村。东风一响繁华事,忍回头,紫陌红尘。砚水漓残心血,胭脂研尽酸辛。落花如散总留痕,知己几钗簪。是真是幻都疑梦,借后身,来说前身,剩有几干眼泪,痴迷多少情人。”意思是说,曹雪芹在黄叶村过着贫困的生活,却坚持写作《红楼梦》,一把辛酸泪,痴迷了天下无数有情人。

除了张伯驹之外,为潘素画的《黄叶村著书图》题咏者甚多,令人难忘的除了张伯驹之作外,还有张次溪的《题潘素夫人绘曹雪芹黄叶村著书图》:“山山风信向晚,忍冷烟凄婉。老屋村边,斜阳还缱绻。红楼休恨梦短,算付与雁声啼断。唱遍旗亭,多情应泪沾。当今天下,资讯乱如麻,争向荒唐演大荒,让人眼花缭乱,不知所从。”

潘素画的《黄叶村著书图》用笔虽淡,其意却浓,也算是告慰曹雪芹的在天之灵了。

新书架

《西方将主宰多久》

韩笑

伊恩·莫里斯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,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,也非短期偶然,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何在落后的情况下,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。他认为,关键是地理因素。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,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。

本书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,并独创“社会发展指数”,衡量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,展示了财富和力量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,并就此奠定西方几百年来统治地位。

但本书并未止步于此,伊恩·莫里斯指出,我们越回溯历史,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;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,会使现在变得更明朗。本书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,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梳理,结合战争、能源和气候变化等,大胆预测了在未来的几百年里,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

文化杂谈

《陋室铭》背后的故事

程勉学

《陋室铭》,人们大都知道这是由刘禹锡撰写,一千多年来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诵,却很少有人晓得其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。

刘禹锡,字梦得(公元772—842年),唐代中晚期诗人、文学家、政治家,曾任监察御史、太子宾客等职,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。永贞革新失败后,受“株连”被贬为安徽和州(今和县)通判。按规定,他在和州衙门里应享有一套三室三厅的住房,但因和州知县是个势利小人,见刘禹锡是个被贬的下台干部,为讨好他的主子,便对刘禹锡百般刁难,先是让其搬出衙门,在城南门外面筑小屋。刘禹锡自是心知肚明,不但不生气埋怨,反而十分高兴,并顺手撰写一副贴在门上。上联为:“面对大江观白帆”下联是:“身在和州思争辩”。和州知县见了,气就不打一处来,心说这小子,我不但没有制

伏你,反倒为你办了好事,如此这般我怎么向我的主子交代?于是,知县便心生一计,将刘禹锡从城南门搬到城北门,住房也由原来的三室减为一室半,看你怎么办?面对大江观白帆?”刘禹锡从城南门搬到城北门,慧眼独具,他发现此房虽小,也不临江,却位于德胜河边,岸边还有一排老柳树,风景十分秀丽。于是,他便又题作一联:“杨柳青青水水平,人在历阳(和州秦代称历阳)心在京。”和州知县见刘禹锡实在是无可救药,便让他住进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凳的小屋。谁知刘禹锡因祸得福,他住进小屋,灵感突至,写下了流芳百代的传世佳作《陋室铭》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……”并请人刻碑立于门前,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、高风峻节高尚的情操,及其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德。

多彩眼睛

家居的小区里栽满了丁香树,每逢春来,那繁茂的花朵就次第绽放,闻一闻,感觉自己被那醇烈的花香包裹着,浸润着,那浓郁的花香即便花落枝空了也久久地飘散在记忆的天空里。

望着眼前枝头上灿烂丁香花,倒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初识丁香的时节。那时,我刚到镇里,报到时正逢初春。政府大院并不大,但经细心人一侍弄,整个一座花园一般。但最惹眼的当属靠路边的一侧一行低矮的灌木植物——丁香,别看花树不高,低矮矮矮,满树全是细碎的叶子,且从上到下的叶子里中间挤满了繁茂而簇拥的小花,有纯白的,有粉红的,很是烂漫。花香是那样的浓郁,特别是经过正午阳光的照射,到傍晚时分正是乘凉的好时候,我就坐在离花丛并不太远的石阶前,和同事们聚在一块儿闲谈。那浓郁的丁香花香便不经意地袭向你的鼻孔,待你张大鼻子嗅嗅细嗅,那香气便更浓烈了,简直要把你的心肺都浸透了,着实让人流连忘返,挪不开脚步。那时的政府也没有多大发展机会,人浮于事,钩心斗角的,让人烦躁。忙完手头上的工作,便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闹、闲谈、谈世事,论人生,以及个人对来生人生的向往,夸夸其谈中不知度过了多少宝贵时光,磨钝了人生多少棱角。现在想来,或许是那浓郁的花香迷醉了我们年轻的斗志,诱惑得我们不忍也没有太多的

丁香花开

李志元

勇气走开,去开拓什么人生的伟业,把常常挂在嘴边闲谈的理想付诸行动,倒是在萎靡中度过了一段极其慵懒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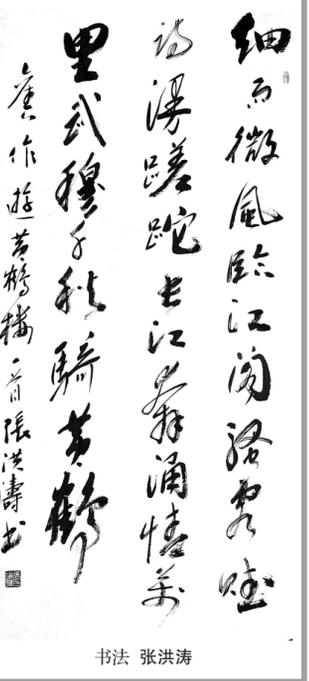
大约这样过了三四年的光景,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终于忍受不住这份寂寞,先后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。最初我受聘于某药业公司,去外地为药厂推销产品,开始了忙碌和奔波。初到边疆城市延吉时,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对地域的生疏,我深感孤独和惶恐,生怕自己一事无成,对自己当初毅然决然地离开政府的做法产生了忧虑和困惑,可以说自卑到了极点。一天,忙完销售,我便兀自到街上闲逛,我惊喜地发现:街道两侧栽植的全是熟悉的丁香树,那时正值春初繁花怒放之际,闻到那沁人的花香,顿时让我生出“他乡遇故知”的亲切感,不觉为之振奋,真是天涯何处无“丁香”啊!此后,白天我努力工作,跑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,把自己销售业务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陌生的角落;傍晚我便脚下生风地赶赴这丁香之约,摄取久违的花香之余遣散淤积心头的烦闷,梳理

自己的思绪,总结生意场上的得失,逐步地修正了自我。就这样,经过一番打拼和磨炼,自己终于走出了一条人生的新路。在他乡建立了自己的业务网络,结识了许多新朋友,干出了令人羡慕的业绩。我在心底里感激这可爱的丁香,是她消除了我的胆怯,安抚了我一个远方游子的漂泊之心,陪伴我度过了太多寂寞难耐的岁月,让我重新拾回开拓进取的勇气和信心。

时光如水流逝。一转眼,三年的时间过去了,因为妻子工作的需要,我又随妻搬到了松原。事有凑巧,居住的小区内又全是些丁香花树。人们常常在傍晚下班的业余时间里徜徉在这花和树的海洋里,老年人下棋,结对扭秧歌,年纪轻轻的女人们便跳起了现代舞,随着优美的音乐旋律翩翩起舞,把都市人的业余生活上演得如火如荼。这是灿烂的丁香花赐予的恩惠!让人偶尔忘却了高楼大厦花立之苦,天桥马路纵横交错之扰,可以尽遣纷杂的杂念,澄净心志,休养生息。

每每沐浴在丁香花的气息里,那种闲适清爽的感觉让我感到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家乡。我的精神极度亢奋,更加增添了前行的勇气和开拓未来生活的信心;我将迈着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好人生的每步路。

对我而言,丁香花已成为我人生的一种鼓舞,一种境界……



书法 张洪涛

连载



我就是想娶我的人,不是想娶我的人,娶了我就娶了,娶了我就娶了。

他认定了老婆吃这套,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。见妻子没反抗,心里更有底了,就接着哄:“我错了老婆,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吧,我真的是心一时糊涂,下午说的那些都不是真心话,我是怕失去你才那么说的。我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,晓岩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,用胳膊肘狠狠顶了他肋骨一下,从他怀里挣脱。

任大伟疼得弯下腰,小声说:“……你怎么还动手啊!别让孩子听见。老婆,有什么话咱说出来行吗?如果你觉得打我解气,那行,随便你打。”

晓岩面无表情地抱起床单往外走,到门口终于开口了,让他把衣服脱下来塞洗衣机里,一会儿她一块洗。冷言冷语,面若冰霜。

“衣服?今儿刚换的啊!”任大伟不解。“我脏丑!”

晓岩一晚上都在家里忙碌着,擦地、洗衣服。整个屋子地板擦亮,床单、被罩、衣服晾满了阳台。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,也不拿正眼瞧任大伟。任大伟无奈地看着妻子,不

知如何是好,让她别折腾了,都忙活一晚上了,劝她去睡觉。晓岩跟没听见似的,仍旧机械地打扫着卫生,仿佛想把家里发生的一切,全部擦掉。

“老婆,你别这样儿好不好?”任大伟蹲下身子,一把抓住妻子的手。“晓岩,你猛然挣脱掉他的手,终于开腔了:“别碰我!”

任大伟哭丧着脸说:“我错了还不行吗?你别这么折磨自己好不好?”晓岩站起来,没搭理他,摘下橡胶手套走进卧室。任大伟也想跟进去,门却擦着他鼻尖关上了,差点儿拍他脸上。

他压低声音敲门:“老婆,你把门开开,咱俩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门就开了,晓岩抱着枕头被子出来,麻利地在沙发上铺好。

“哎,你这是干嘛啊?至于吗晓岩?咱俩从结婚到现在可从来没分过床,就为那事儿你至于这么对我吗?我明儿还得上班呢!”

任大伟哭丧着脸说:“我错了还不行吗?你别这么折磨自己好不好?”晓岩站起来,没搭理他,摘下橡胶手套走进卧室。任大伟也想跟进去,门却擦着他鼻尖关上了,差点儿拍他脸上。

他压低声音敲门:“老婆,你把门开开,咱俩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门就开了,晓岩抱着枕头被子出来,麻利地在沙发上铺好。

“哎,你这是干嘛啊?至于吗晓岩?咱俩从结婚到现在可从来没分过床,就为那事儿你至于这么对我吗?我明儿还得上班呢!”

任大伟哭丧着脸说:“我错了还不行吗?你别这么折磨自己好不好?”晓岩站起来,没搭理他,摘下橡胶手套走进卧室。任大伟也想跟进去,门却擦着他鼻尖关上了,差点儿拍他脸上。

他压低声音敲门:“老婆,你把门开开,咱俩……”

的样子,有些心痛,仿佛看穿了他的心里的纠结,就点了点头,静静地坐在了他的身边。

操场上不时地有一对对的小情侣走过。“你看,年轻真好。”晓岩淡然笑道。

“你这算什么?无奈,还是无力?”晓岩没有配合他的感伤。

除了他自己,别人无法代为感受。晓岩咄咄逼人:“你倒是给个话啊?躲着我就完成了?你一个大人有点儿责任心好吗?”

“我承认……”晓岩剑慢慢地开口,“我是有些悲观,可现实就是如此,我不得不接受。我原来以为我们俩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一起,可现实是,我比你大了将近二十岁。我还有多少时间?等我死了,火葬场炉子里一炼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呢?到时候你怎么办?谁对你负责?”

原来如此,晓岩终于知道了晓岩的顾虑所在,也明白了那天在医院,自己老爸对晓岩说了什么了。晓岩若有所思,随后反问:“你说过想娶我的,现在还想吗?”

“当然,我想和你朝朝暮暮,长相厮守……”晓岩的语气急切而又无奈,“可这些想法都太自私、太狭隘了。让你幸福,而且是长久的幸福下去,才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这些温暖的话语背后,都透着唏嘘。短短三天时间,晓岩仿佛老了很多,脸上,心

里,仿佛一下子就老了。

晓岩静静地看着晓岩剑,良久才说:“我明白了。”转身就走。

望着本想厮守终生的女人的背影,晓岩剑内心阵阵酸楚往上涌,不由伸手企图抓住晓岩那渐远的脚步,却只触到一团空气。

愣神间,晓岩剑突然转身回来,单膝跪地,一本正经地说:“晓岩剑,我向你求婚,你愿意娶我吗?”

晓岩剑怔住了,张了张嘴,却没吐出一个字。

晓岩剑继续言辞恳切地说着:“我要跟自己爱的人相濡以沫,而不是做别人眼中的般配夫妻。人一辈子能轰轰烈烈地爱几次?只要跟自己认定的人在一起,哪怕只有十年的好日子也值了!晓岩剑,老天爷让我认识你一定是有原因的,我绝不会轻易放弃。”

这些真真切切的话,每一个字都击中晓岩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他的眼眶已经红了,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,无语凝噎。

“我都跪半天了,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!”

“晓岩,我……”